

現」。

從書店回家，看着街角在秋風中盤旋的枯葉，從「秋風清，秋月明，落葉聚還散」，一直想到最後的「此時此夜難為情」。在異鄉小城讀書、工作，真有些出家人六根清淨的定力，否則，紅杏出牆或蟬蛻別枝是遲早的事。可是人生最大的敵人之一，就是千山獨行的寂寞。無論身在何處，在如此萬籟俱絕、萬緣俱斷的晚上，能守住一盞青燈、一分執着，幾年下來必然水流雲在，修得正果。

來 自北美洲

可是這是二十一世紀的香港，不僅是香港，那怕是國內也很難看到這種四海之內皆兄弟，老吾老，以及人之老；幼吾幼，以及人之幼，人與人之間的親善和諧畫面。

現在的人可以自己在家看電視、上網孤獨過日，所以現在西方一些哲學家講的哲學命題是人類將越來越孤獨。

野草集

昨日誌今朝

吳宇森導演的作品，向來有一定的水準，不似其他導演，有可能讓你後悔沒看了兩小時，有些影片，不用看預告，只要看誰個導演，很多時已經可以知其可觀性程度。吳宇森、王晶的作品就比較明顯地知道其風格，如果你愛看王晶式影片，而去看了吳宇森電影也許不會太失望，相反如果你是吳宇森的捧場客，王晶肯定沒有你要的娛樂。不知為什麼，吳宇森花了六個多拍成的一赤壁》在電影放映時，有那麼多批評，以至八哥也錯過了，幸好有DVD這個發明，否則八哥真的錯過了一部好戲。

不看其他，只看調度，如果導演的功力或影響力稍遜都很難做得到。有人批評梁朝偉沒有周瑜的氣度，金城武也不似諸葛亮，只有曹操的角色最好！但誰又見過羅貫中筆下的人物呢？這些想當然的代入，對演員對導演都不公平。

作為一部戰爭片，那是很好，如果沒有DVD，就真的對不起《赤壁》這部電影。家自成，戲還是很好看的，如果沒有吳宇森，林青霞的對不起《赤壁》這部電影。

其實成功的導演不一定每部作品都好看，或者愈拍愈好，八哥對許多導演的早期作品更情有獨鍾，例如早期許鞍華的《客途秋恨》、《今夜星光燦爛》絕不比她的《天水圍的日與夜》或《姨媽的後現代生活》遜色。

說起來，《今夜星光燦爛》在八哥眼中是許鞍華最有感覺最自然的作品，也是林青霞最自然的電影，如果不是後來有《東方不敗》此片應算是林青霞最有成就的演出。在此之前，林青霞的時裝片是為文藝而文藝的，沒有靈魂的騷首弄姿，許鞍華的銳敏觸覺讓她發掘了大美人那份無奈的倔強。

《今夜星光燦爛》雖然距今已逾廿年，但手法與人物感情倒是沒有成為過去，大概現在許鞍華也拍不出那份情懷，畢竟「今夜」的星光與「昨日」的「星光」少了一份赤子之情再燦爛也擺脫不了淒涼，像《天水圍的日與夜》、《姨媽的後現代生活》真有點——無那無那好個淒涼的我！

空穴來風
八哥
ma@hkcd.com.hk

人與人的隔閡

金蘭姊妹在某電視台客串當主持，因為只是偶然上鏡，她從來不當一回事。某日在街上走着，突然在後面有人叫她，她初時全然沒反應過來，後來驚覺有人叫她，一看是陌生人，她的自動保護機制是往後退開，然後擺出一副很警覺的面孔，雙眼緊盯着對方，一副雄雞打架的戰鬥格，嚇呆了，好言說某某小姐我是認得你的，因為我有看你的節目，要不然我介紹你姓甚名誰呢？小S仍是一副戰鬥格，也沒變回好臉色，點點頭就走了。

人類歷史發展到二十一世紀，特別在高度發展的人口稠密城市，人與人的關係，不是因為地方小，或有互聯網而越來越近，卻是越來越疏遠。遠的不說，就以我們坐港鐵，一排六座位的位子，每個座位有個暗隔，這是暗暗把人的距離隔開，那怕在非常擁擠的港鐵我們也會很自覺地不碰到別人，若碰到人不僅自己沒禮貌，那種不小心的互相碰觸反正就是令到自己也感到不舒服。

有一朋友說他某天坐港鐵，看見鄰座有個五、六歲的小女孩長得非常可愛，逗她說話，沒想到那女孩飛奔到站旁邊的外婆懷裏，狂叫要外婆帶她走，要和這陌生人講話，然後大聲說電視裏就是這樣教我們的，要保護自己，不要和陌生人交談，差點沒把我這位朋友當成拐帶兒童的金魚佬。朋友談起這事，無從結。

一位中醫朋友很感慨現在的人倫關係，他說現在的香港每個人都活在不安定的環境中，這樣惶恐不可終日地過活，氣血一定不通達，身體一定不會好，他說現在國內，看到陌生人需要幫忙是二話不說請回家中請茶，看有什麼是能幫上忙，人與人的那種和善和諧關係是現在的香港人所想像不到的。

這是二十一世紀的香港，不僅是香港，那怕是國內也很難看到這種四海之內皆兄弟，吾老老，以及人之老；幼幼，以及人之幼，人與人之間的親善和情誼。

現在的人可以自己在家看電視、上網孤獨過日，所以現在方一些哲學家講的哲學命題是人類將越來越孤獨。

野 **草集**

野草集
文苑